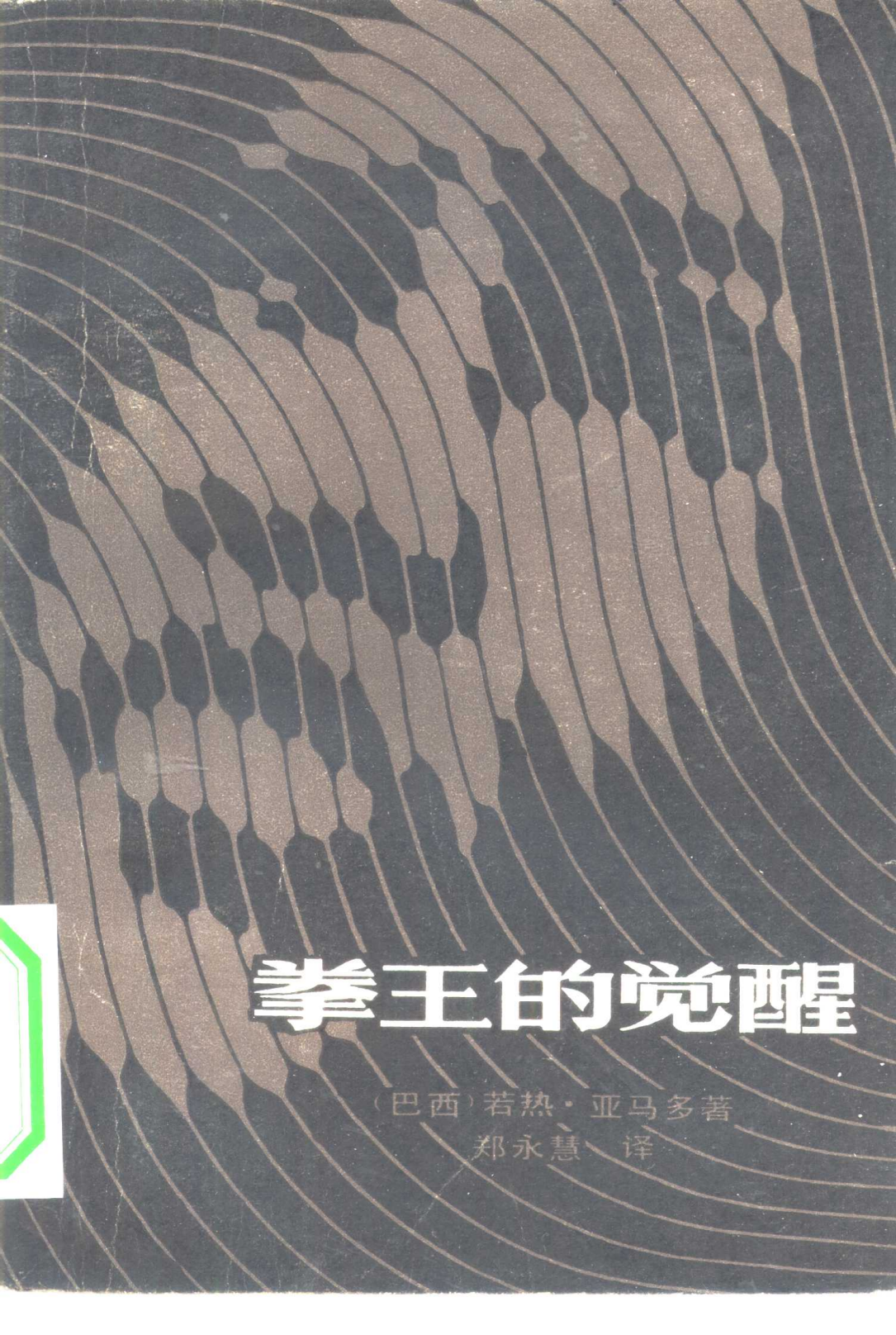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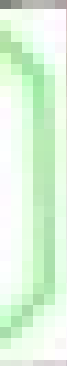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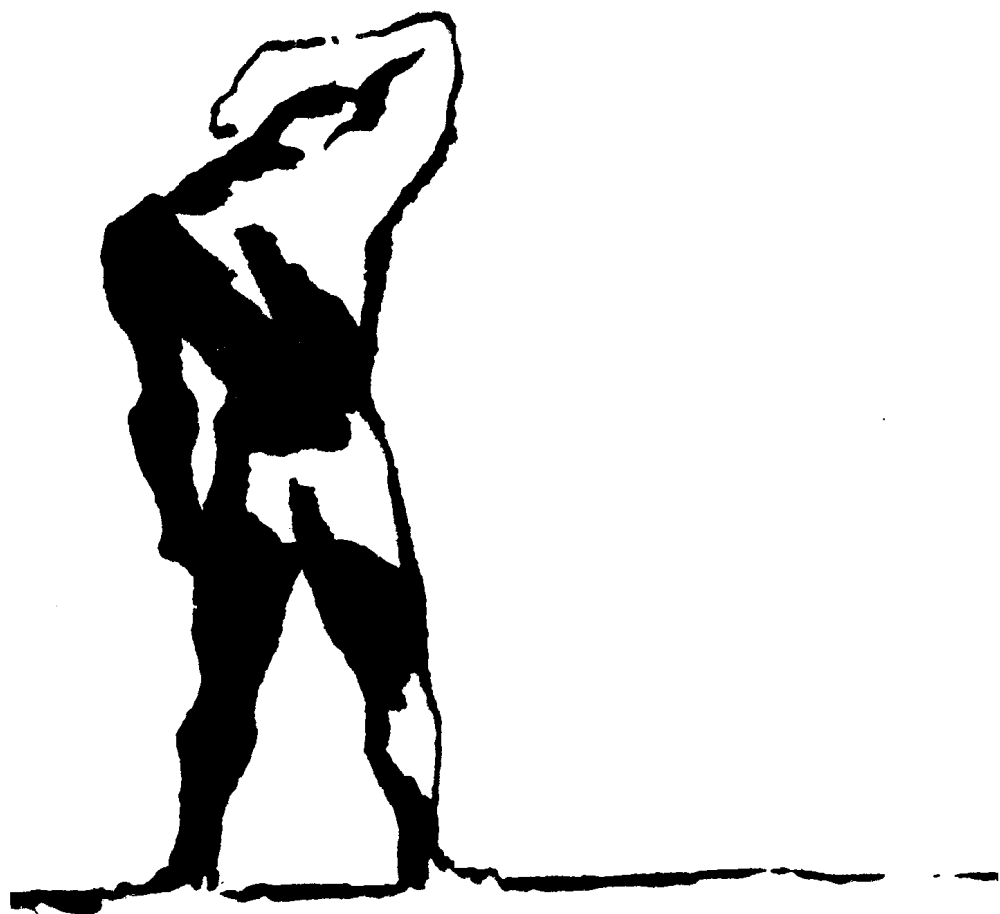
拳王的觉醒

(巴西) 若热·亚马多著

郑永慧 译

禅王的觉悟





拳王的觉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郑永慧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根据法文译本 **BAHIA DE
TOUS LES SAINTS** *Librairie*
Gallimard 1938年版译出

拳王的觉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郑永慧译

责任编辑:白丁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生印刷厂印刷

★

198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215,000 印张: 11 印数: 1—43,300

统一书号: 10109·1511 定价: 0.87元

作者介绍

若热·亚马多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巴西作家。他出生于一九一二年，十八岁时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一九三二年加入了当时的巴西共产党，从此一边坚持革命，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几乎每年都发表一部长篇小说。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五年，他数度被捕入狱和流亡国外。一九四五年巴西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亚马多担任了圣保罗市巴西共产党主办的报纸主编，同年以巴西共产党员的身分当选为国会议员。一九四七年巴西共产党再度被迫转入地下，亚马多也于一九四八年初被议会开除，流亡欧洲。一九五零年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他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一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曾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对我国的态度十分友好。一九五五年亚马多退出了巴西共产党，居留在巴西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创作生涯已有四十八年。

他的作品除了一本诗集，两部传记，一个剧本和一些散文以外，全是长篇小说。评论家们通常把他的长篇小说以一九五八年为界，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认为他的前期作品带

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后期作品是他退出巴西共产党后所写，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前期作品有《可可》（1933），《汗水》（1934），第一个三部曲：《拳王的觉醒》（原名为《茹比亚巴》1935）、《死海》（1936）和《沙滩队长》（1937），以及第二个三部曲：《无边的土地》（1943）、《黄金果的土地》（1944）和《饥饿的道路》（1946）。后期作品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七九年止，有《加布里埃拉，康乃馨和肉桂》等九部小说。

他的小说每出一部即风行一时，人手一册，争相传诵，据一九七七年统计，在巴西国内的发行量已达四百万册之多，成为巴西当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巴西人对他的爱戴，不下于对巴西足球大王贝利的爱戴。一九五九年亚马多获得了巴西文学院士称号，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沙滩队长》、《无边的土地》、《饥饿的道路》、《奇迹的店铺》以及《堂娜弗洛沙和她的两个丈夫》等五部小说已先后被搬上银幕；《拳王的觉醒》和《特雷莎·巴蒂斯塔》这两部小说也正在计划拍成电影。在国外他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八种文字，发行量达到六百万册之多。巴西国内外都有人对亚马多的作品进行专门研究，仅仅美国就出版了二十多篇有关亚马多作品研究的专论。

亚马多的前期作品，《无边的土地》、《饥饿的道路》和《黄金果的土地》，五十年代已在我国译成中文出版^①，受到当时我国文艺界极高的评价，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① 先后有平明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几个版本，由吴芳、郑永慧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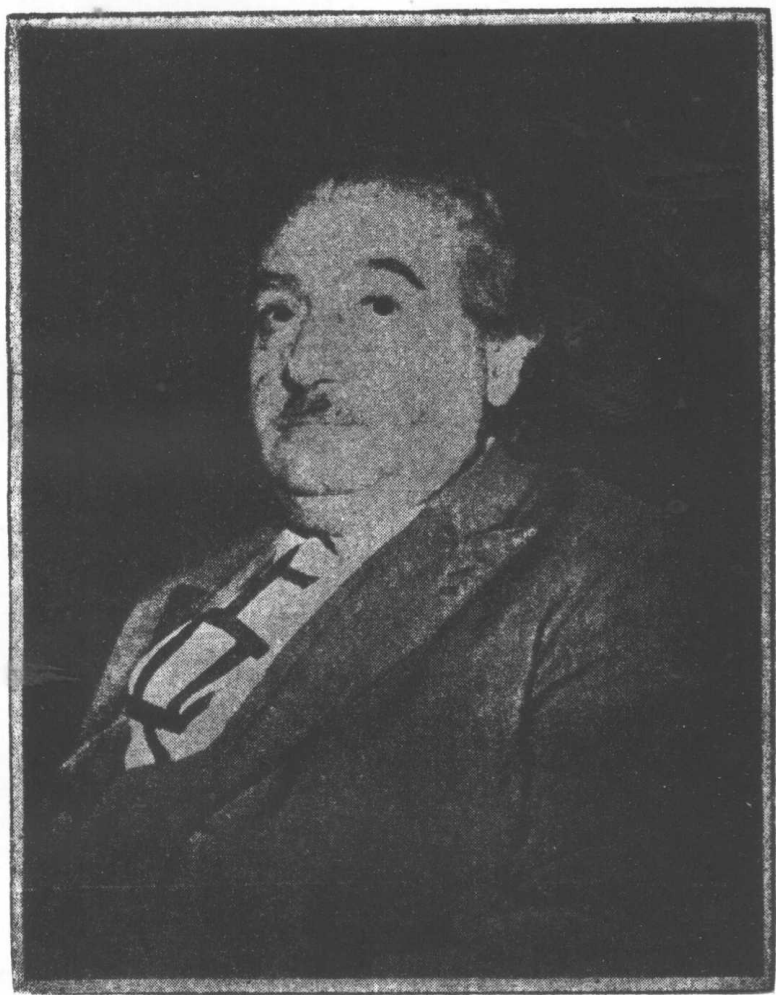
亚马多的前期作品被某些批评家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往往以下层人民的被压迫求解放为主题，描绘了党在斗争中的形像和作者心目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写作手法上又承袭了世界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良传统。值得惋惜的是作者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在每部作品中都有对两性关系的过于具体描写。到了他的后期作品中，这点自然主义因素已无限扩大，演变为纯粹的色情描写，内容也完全变为小市民庸俗爱情生活的写照，什么压迫，什么斗争，完全消失了。这就是亚马多要求脱离政治和“独立思考”的结果。

《拳王的觉醒》是亚马多的前期作品之一，它同《死海》和《沙滩队长》被称为三部曲，因为这三部作品从三个方面反映了巴西下层人民的生活，它们都具有亚马多早期作品的共同特点：如实地描绘贫苦群众在饥饿线上挣扎和斗争，大量运用民歌和民俗，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从《拳王的觉醒》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亚马多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典型的人物形像，放进典型的现实生活中去发展。他塑造的人物形像鲜明，情节真实可信，故事娓娓动人；他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着重以形写神，通过人物外在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少直接的心理剖析，也少有晦涩不明的象征、暗示等手法。因此全书脉络清晰，情节紧凑，使人一拿上手就爱不能释，要一口气读下去。这部小说还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通过小说，我们可以认识到巴西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遭遇，理解他们的愿望和斗

争。小说的高超艺术成就使人不能不认为作者无愧于他的崇高声誉，的确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在现实主义方面的成就，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郑永慧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若热·亚马多

拳 赛

观众像一个人似的一齐立起来。全场笼罩着庄严的静寂。

裁判一直数到“六”……

他还没有数到“七”，那个金色头发的汉子已经挣扎着撑起一条臂膀，接着奋起全身气力，站了起来。于是全体观众再坐下去，喊声又响了。那个黑人猛冲过去，两个拳击对手在圈子中间互相揪扭着。观众在怒吼：

“打倒他！打倒他！”

这天晚上大教堂的广场上黑魆魆地坐满了人。观众在长凳子上互相挤轧，流着汗，突着眼睛盯着灯光不十分明亮的拳击圈子，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正在圈子里和德国人爱而近较量。百年老教堂的阴影长长地倒在观众身上。兵士，水手，学生，工人都热烈地追随着拳击场上的变化，他们全都只穿着长裤和衬衫。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都站在黑人安东尼奥·巴尔都诺一边，他的对手已经两次被打倒。

在白人第二次倒在台上的时候，大家都说他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是裁判还没有数到“七”，他已经站了起来，再度投入战斗。观众禁不住钦佩得战栗起来。有人喃喃地说：

“这个德国佬，也算得是一条好汉……”

观众继续为那个大个子黑人打气，他是巴亚亚重量级的冠军。现在他们拚着气力狂喊，要拳击快点结束，换句话说就是要德国人快点失败。

一个脸色苍白而瘦弱的人，不停地咬嚼嘴里的半截熄灭了的雪茄烟。一个矮小的黑人用力拍自己的膝盖，仿佛为自己的叫喊打拍子。

“打倒他！打倒他！”

观众用力顿足，发出的喊声连卡斯特罗·亚尔凡斯^①广场那边也听得见。

可是到了下一回合，那个白人猛烈进攻，把黑人一拳打到绳子上去了。观众丝毫没有为黑人担心：他们等待着黑人的还击。事实上巴尔都诺的确在瞄准德国人流着血的脸。想不到爱而近比他更快，他朝黑人脸上猛击一拳，使黑人的眼圈顿时变成流着血的肉团。这一下子使德国人声威大振。他像一个巨人似的控制着那个黑人，黑人毫无还击之力，只能在脸上、胸膛、肚子各处挨打。巴尔都诺又倒在绳子上；他攀住绳子，停在那里动也不动。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跌下去。于是他用尽全身气力抓住绳子，这时候毫无阻挡的德国人用铁锤似的拳头猛击他的脸颊。巴尔

① 卡斯特罗·亚尔凡斯 (Castro Alves, 1847—1871)，巴西革命诗人和民族英雄；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来纪念他。

都诺的鼻孔流血，右眼已经睁不开来，耳朵下端有一条裂开的伤痕。他模糊地看见那个白人在挥动拳头，观众的喊声在他耳朵里听来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声音。有人大吹口哨。难道观众心目中的英雄要倒下来了吗？有人大声叫喊：

“打呀，黑人！到圈子里去打呀！”

可是观众不久就不作声了，因为他们的拳击冠军毫不抵抗的样子使他们愕然。接着四面八方响起了咒骂声：

“饭桶黑人！蠢种！……你，金头发，打他，狠狠地打他！……”

他们看见黑人毫不还击，都感到非常气愤。他们付了三个密耳瑞斯^①的门票钱，为的是要看看巴义亚的冠军打败这个自称为中欧冠军的白人。现在他们看见的却是黑人被打成这副样子，他们认为受骗了，他们再也不能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们不知道应该给那个白人喝采，还是应该辱骂他。最后，他们终于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因为锣声响了，这一回合结束了。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退到拳击圈的一个角落里，两只手扶着绳子。这时候，那个咬着半截雪茄的瘦个子故意吐了一口唾沫，大声说：

“黑人巴尔都诺，白人的克星，现在到哪儿去了？”

这一次，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听清楚了。他就着大胖子递给他的酒瓶上喝了一口烧酒，然后回过头来望着观众，找

^① 密耳瑞斯是巴西的旧币名称。

寻这个声音的来源。

这个清晰响亮的声音又来了：

“白人的克星，他到哪儿去了？”

一部分观众齐声响应：

“他到哪儿去了？现在他到哪儿去了？……”

巴尔都诺觉得好像被人鞭挞了一下。那个白人的拳头打在他身上他并不觉得痛，可是他的崇拜者对他的谴责不能不在他身上产生作用。他对大胖子说：

“待会儿完了以后，我要揍这家伙一顿。记住他。”

锣声一宣布拳击继续，他马上就向爱而近扑过去。他击中了两拳，一拳打在爱而近的嘴上，另一拳打在肚子上。观众心目中的冠军又出现了，他们欢呼：

“打呀，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打呀，巴尔多^①！把他打下去！……”

那个矮小而丑陋的黑人又开始用力拍自己的膝盖。那个脸色苍白而瘦弱的人微笑了。

巴尔多发狂似的继续进攻。

德国人也想反攻了，他瞄准对方没有受伤的一只眼睛……可是黑人飞快地一闪，然后像放松了的弹簧一样，一下直击恰好命中德国人爱而近的下颌。这个中欧冠军沿着抛物线飞起，然后重重地跌落在地板上。

观众快乐地欢呼：

① “巴尔多”是“巴尔都诺”的昵称。

“巴尔多！巴尔多！……巴尔多！……”

裁判数着：

“六，七，八……”

心满意足的巴尔都诺望着躺在他的脚下的白人。然后他用搜索的眼光环顾欢呼的观众，找寻那个胆敢说他不再是白人克星的家伙。他没有找到他，于是巴尔都诺望着大胖子微笑起来。裁判数着：

“……九，十……”

他抬起了巴尔多的臂膀。观众狂呼起来，可是黑人只听见一个清晰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说：

“很好，黑人。你仍然是白人的克星……”

有些观众已经从锈烂剥落的拱形正门走了出去，可是绝大部分的观众像潮涌似的抢着走到方形灯光照亮的拳击台那边，把战胜者抬起来。一个码头工人和一个学生抓住巴尔都诺的一条腿，两个混血种人捧住他的另一条。他们就这样把黑人一直抬到公共厕所那边，那里就是拳击手们的更衣所。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穿上了他的一套蓝色服装，喝了一口酒，接过了他应得的一百个密耳瑞斯，对他的崇拜者说：

“那个白人吃不消我的一拳……没有一个白人能够打得过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我跟你们说，黑人是男子汉……”

他微笑了，把那张一百密耳瑞斯的票子紧紧塞在裤袋里，然后沿着柴拉公寓的那条路走去，他的瑟发住在柴拉公寓里，瑟发是从马拉农来的一个修补过牙齿的混血姑娘。

童年时代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在小山^①顶上逗留得很晚，在那里凝视着山脚下城里的灯光。吉他的声音从月亮升起以来就在小山上荡漾。歌声如怨如泣。西班牙人卢朗梭的铺子里挤满了人，他们是来闲聊和看报的，店主人给那些喝白来姆酒的顾客保留了一份报纸。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穿了一件宽大的女用短袖衬衫，上面经常沾满污泥，他和一些同龄的孩子们——他的游戏伙伴——整天在小山的街道和弄堂里奔跑。

他刚满八岁，已经当了一群顽童的领袖，这些顽童在这座阉割一黑人小山和附近几座小山上游荡。可是每到黄昏时分，任何游戏都不能够阻止他欣赏这座这么近又这么遥远的城市的灯光。在日落时刻，他总坐在同一个斜坡上，像恋人那么焦急地等待灯光的出现。这样等待是有快感的；简直像男的等待女的一样。他坐在那里，两只眼睛望着城市，侦察着。他的心愈跳愈快，黑暗也逐渐吞没一堆堆的房屋，盖没

① 巴义亚有一座小山是贫苦黑人聚居的地方。这座小山的名字很特别，叫做“阉割一黑人”小山，名字的来源在本书内有说明。

了街道和小山的斜坡。一种特别的喧闹声从下面升上来，那是回家的人的声音，那是人们谈论今天的新闻和昨夜的犯罪的声音。

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很少到城里去，而且每次去都是匆匆忙忙地被他的姑母拖着走，现在这种时候他才和城市的整个生活在精神上合而为一。他坐在那里，倾听着这些杂乱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波浪似的沿着小山的斜坡一阵一阵升上来。他的神经感觉得出这些代表生活和斗争的声音的颤动。他想像自己已经是一个成人，过着成人那种匆匆忙忙的生活，参加每日的斗争。他的小眼睛里闪耀着光芒，不止一次他想沿着斜坡一直滑到山脚下，就近欣赏城市在这种薄暮时刻的景色。如果真的这样做，他一定会吃不到晚饭，而且在回来的时候会挨一顿狼揍。不过这一切都不是阻止他走近一点看一看这座在放工时刻人声嘈杂的城市的理由。他最怕的，是看不见灯光的出现；对于他，灯光的显现永远是新鲜、美丽的。

现在几乎全城都沉浸在黑暗中。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再也分辨不出什么。一阵寒冷的风随着黑暗吹来。他并不觉得冷。他在心醉神迷地倾听这些声音，倾听这些愈来愈响的嘈杂声。什么都逃不过他的耳朵。他分得清楚：这是笑声，这是喊声，这是酒鬼的声音，这是讨论政治的谈话声，这是那个要饭的瞎子乞求人家为着上帝的爱而施舍的拖长的声音，这是电车的隆隆声，无数的乘客在电车月台上下了车。他就是这样细细地体味城市的生活。

有一天，激烈情感的一下冲动使他浑身战栗起来。他跳起来，高兴得发抖。原来他听见了哭声，他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哭声，还有许多声音在安慰她。他内心的感情像潮水似的涌上来，使他愉快得晕眩。一个人，一个女人，在这座逐渐昏暗的城市里哭泣。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倾听这个哀哭声，一直到一辆电车经过，车轮的隆隆声把这悲声淹没为止。他屏住呼吸，继续等了很久，看看是不是还能够听到。可是人家大概已经把那个女人带走了，他再也听不到什么了。这天晚上，他不想吃晚饭，也没有心思和他的小朋友们一起在街道上奔跑。他的姑母说：

“这孩子一定看见什么东西了……有满肚子心事似的……”

另外一些愉快的时候，就是他听见贫民救济院的救护车敲着警钟驶过城市的日子。这意味着下面城市里有人在遭受苦难，安东尼奥·巴尔都诺，八岁的孩子，对这些苦难的片段感到愉快，像人们对性爱感到愉快一样。

可是灯光的出现使一切都净化了。安东尼奥·巴尔都诺沉迷在欣赏路灯的光线中，两只机警的眼睛盯住灯光，他觉得他需要好好地对待小山上别的黑小孩们。如果这时候有一个黑小孩走到他身边，他一定会爱抚他，他不会像惯常那样用指甲抓他，也不会骂一两句他早已学会的粗话。他一定会用手抚摸他的小朋友的凌乱的头发，用自己的胸膛贴着他的朋友的胸膛。也许他还会微笑呢。可是孩子们在小山上奔走，并没有留意到他。他继续凝视灯光。他分辨得出来来往往的路